

# 四月的風

前年冬天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收到了香港鳳凰衛視播音指導、首席配音師張妙陽先生的邀請，出席他舉辦的「按捺不住」詩詞朗誦會，感覺妙不可言。去年春天，張妙陽先生再次邀請我出席「吹吧，四月的風」朗誦會，又一次領略了中國詩詞的非凡魅力。

張妙陽先生出生於新加坡，祖籍福建龍岩，是第三代華人移民。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移居香港，主要從事各電台播音訓練指導及節目主持工作，在訓練播音員和廣播實戰方面經驗豐富、造詣突出。他在鳳凰衛視工作之餘，還擔當廣告配音人、朗誦及傳媒教育工作者，創辦了香港傳媒藝術專業學院、香港普通話朗誦藝術研究會。他在內地十餘間大學的播音主持系擔任客座或兼職教授，在播音主持界桃李滿天下。張妙陽先生把普通話表達及朗誦藝術推向國際化。人們親切地稱之為「鳳凰之聲」。

我與張妙陽先生第一次相見，感覺也是妙不可言。我曾問他為什麼會如此熱愛中國古典詩詞，在播音主持界又有如此高超造詣？他說，小時候奶奶對他說，他是中國人，一定要學好中國文化。他奶奶堅持教他朗誦中國古典詩詞，他因此愛上了朗誦藝術，也愛上了中國文化。他從小活躍於新加坡話劇及播音界。張妙陽先生說，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在香港舉辦詩詞朗誦會並不容易，因為管理場地的人員沒有聽說過詩詞朗誦是一門藝術。張妙陽先生當場朗誦起蘇東坡的《水調歌頭·明月幾時有》，對方聽後還是不太明白，他旋即又朗誦徐志摩的《再別康橋》，工作人員被打動了，最終同意他租用場地。這兩次朗誦會，他都叮囑我現場說幾句話以助興，我也欣然接受。

第一次是在「按捺不住」的朗誦會



陳恆  
如是我見

上。我說，朗誦是一門古老的藝術，具有獨特的魅力。大家知道，中國古代有《詩經》、《唐詩》、《宋詞》，有偉大的詩人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，近百年來有徐志摩、戴望舒、余光中等等，燦若星河。西方有《荷馬史詩》、《雅歌》、《十四行詩》，有莎士比亞、雪萊、葉芝，普希金、泰戈爾、惠特曼等等，不可勝數。當朗誦這些燦爛的詩篇，便會突破時空界限，與偉大的詩人同在，與他們進行心靈交流，還可以回味那個時代的歷史典故、風土人情，以及當時人們的喜怒哀樂、悲歡離合，因此拓展生命的寬度，增添了溫度，讓生活變得更加多姿多彩。正如古詩云：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。

第二次是在「吹吧，四月的風」朗誦會，這是紀念他創辦的朗誦會二十周年的專場，規模大了很多。讓我感動的是，他二十多年的堅守，把普通話朗誦藝術做到了專業的極致，在香港帶領出一批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好者，特別是他的一批學生已在香港普通話教育教學方面頗有建樹。我說，三百餘位文藝愛好者齊聚一堂，活動本身富有詩意。這不僅是牢固樹立文化自信的表現，同時也是一次促進人文交流的盛會。人間，最美四月天。為了真切表達我與大家同在、共融的心願，我也朗誦了一首白居易的唐詩《憶江南》，至今已已是美好的回憶。

香港的魅力之一在於各地民眾及多元文化共生共融。但歸根結底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，百分之九十四的香港居民都是中國人，中華傳統文化是主流文化，是市民文化生活的主要養料，也是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。願中華傳統文化借這四月的風，吹拂每一位市民同胞的心靈，讓香港這個共同的家和諧起來，團結一致再出發。

# 又見梅子成熟時

滿眼盡是口罩，天天戰戰兢兢地過日子，感覺時間過得特別慢。

去街市，見菜販已開始售賣梅子，才覺原來夏天不遠了，又是時候浸梅酒了。說起浸梅酒，我憶起當年祖母在家釀酒的舊事。早年南洋一帶的客家婦女，會為家中的孕婦釀造一罐糯米酒，給產婦坐月時補身。在孩子出世前的兩個月，老人家會擇個黃道吉日開始釀酒，然後在酒罈口隆重地蓋上一塊紅布。

用祖傳方法釀出來的酒，晶瑩通透呈琥珀色，客家人稱之為黃酒。其中還有一個「傳說」：如果釀出來的黃酒帶甜，孕婦將會生男孩；相反如果酒帶酸



代恩  
人生在線

則生女孩，雖然毫無科學根據卻很靈驗。

母親承傳了祖母的釀酒手藝，以前也曾為我們姐妹親自釀造黃酒。在香港私釀酒精飲料有機會觸犯法律，當年母親釀酒還得偷偷摸摸，說來已經依稀。每年的春夏間，我例行開始浸梅酒。其實坊間有許多現成不同品牌的梅酒，價錢也不貴。但自浸梅酒可順應親友口味，梅子的來源地及生熟程度也是決定梅酒味道的因素。因此親手浸梅酒除了體驗一個愉快的過程之外，還多了一份期待。

每年端午節前是我「起酒」的日子，把去年親手浸的梅酒過濾入瓶。我不太喝酒，卻很享受分享的喜悅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花不迷人人人自迷。

# 漫長的告別

不知我是悲觀主義，還是現實主義，總覺得從每個生命降生起，就開始跟這個世界漫長告別。只不過有人時間長，有人短，有人轟轟烈烈，有人平淡。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，令我對「漫長」和「告別」有了新的認識。

特別喜歡亦舒的一句話，「人生苦短，先吃甜品」，意思是人生苦且短，別為難自己，實在應該嘆嘆人生，嘆嘆世界。如果你常看歷史，喜歡天文，更會在台上書本或抬頭觀星時覺得，人生只不過是歷史的一瞬，是宇宙中的一粒沙。但「長」、「短」皆是相對，若你問在課堂上盼望著下課的學生，在產房外等待的準爸爸，抑或問問這次家中有不能上學不能出門的孩子的父母，可能得到的答案是，別說人的一生活，一個小時一分鐘都可以十分漫長。覺得人生「長」或「短」可能都會帶來焦慮感，前者是趕著做這個，趕著做那個，到頭來究竟是不知做哪樣好，又不免患得患失；後者則是內心煎熬，想快點結束眼前的事情，去擁抱「快樂不知時日過」的幻想中日子。但細想其實每個時刻都是唯一，每個人也都只有一次十八歲，像這次疫情帶來的難得時光，可以陪著孩子學會走路，讀完一本開始了很久的床頭書，想想自己過去和未



木田  
自由談

來的五年，這些陪伴、閱讀、思考的日子也都是獨一無二且一去不返。所以別嫌這「不自由」的日子漫長，還是且珍惜且享受。

說起「告別」，總會想起日本的「盆」會，這樣一個習慣了以悲感為美的民族，竟然可以在掃墓這天在墓前談笑野餐，盡興起舞，將一件原本悲傷的事情變成家族難得的聚會。但若已經好好告別，說盡了不捨和相思，確實可以走出傷痛，開始安心地生活。我一直認為孩子是不懂告別的，他們不明白什麼叫「再也見不到一個人」，其實見多了「告別」的成年人也並不懂，只是習慣了，接受了。

人的一生是不停告別的過程，告別的可能是親人，是朋友，或者是因為一本書、一幅畫、一件雕刻而神交或惺惺相惜的陌生人，也可能是我們的貪欲、憤恨或者愛戀，但最終一切塵歸塵，土歸土，我們告別的是自己的一生，滿意也好，不忿也罷，一切塵埃落定。你對於逝去的事物有沒有好好說再見呢？不捨也罷，後悔也罷，時間的本質是只有向前一種方向，人是否應該順應這種無可奈何，不貪戀已經告別的過去，盡量向前呢？於現在的我來說，我的答案是會將自己放心地交給時間，冷靜客觀，好好做不嫌漫長的告別。

# 記李國強先生的二三事



人與事  
鄭敬強

二〇〇四年起我受僱於李國強先生，直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晚上他溘然長逝，完結了十多年的賓主情。

二〇〇四年十二月，朋友叫我準備一份中文的履歷，我感到納悶，因為一般都是用英文履歷的。當時我是受沙士影響的失業大軍之一，難得有一個面試機會，人浮於事，爭取機會吧。

會議室放滿書籍，眼前是一位學者型的男人，很友善，面試就像閒聊一樣，但所談及的全然不是我的本科。隨後得知被取錄，為報答這個知遇之恩，我心裏想至少也要在這裏幹一年。

我就職的這家機構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，李國強先生任職理事長。我的工作十分多元化，而且包括許多我以前不擅長的領域。李先生對文字有要求，我由隨意派抒情網絡寫手，需要學習如何撰寫會議記錄、通函、新聞稿等。熟悉同事，熟悉工作環境，漸漸重拾上班族的節奏。

某日開完會，我寫了第一篇會議記錄，換來一個大交叉和「重寫」字樣，原來李先生要求的不是按各人一字一句記錄，而是要行文流暢，做好主題分類，不用依照會議時的談話次序。

三個月試用期過去，如此跌跌撞撞的我，仍然很不習慣這裏的工作。乍見李國強先生在會議室門外徘徊，我心裏這回肯定會被解僱，重投失業大軍了。後來他放我一馬，我繼續努力工作。

李國強先生善於下棋，象棋、圍棋皆精，有時我覺得他在安排工作人手方面，有點下棋的作風，可以美其名曰知人善用。



▲李國強生前曾任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理事長

資料圖片

父親患病後，我一下班就回家照顧他，盡量避免晚上工作，但這對於社團來說其實很難做到，我心裏想如果情況不容許就辭職了，但李先生體諒我的家庭處境。二〇一一年初，我的兒子出生，為免進一步影響同事心情，我都沒有公開，只是之前有一次跟李先生聊起談及。幾個月後他問孩子是否已出生，當時彼此沒有開聲，還記得他在樓梯口向我比畫大肚的動作，我點了點頭，然後他就給了我一封大利是。後來與妻子離異，每周只有星期六、日可與孩子見面，我更盡力避開所有加班，李先生亦表示理解。有一天開完會，他還關心地對我說：趕快找個伴吧，還暗示有某位女孩值得交往。

李國強先生罹患早見遺傳病，影響步行，加上其他心血管等老人病，晚年每多出入醫院，主力也是由我來協助，也許他看中我與他住得較近，又或者我有照顧老人的經驗吧。二〇一八年初，我幫他訂購了一輛輪椅，在考慮了個多月後，終於決定以輪椅代步。他晚年怕凍，我認為改變不到身體就改變環境吧，於是就建議他全屋安裝變頻冷暖機，既慳電又夠暖，浴室安裝浴室室暖氣，不用暖爐推出推入電線

# 百年風雲過，滔滔兩岸潮



維港看雲  
郭一鳴

潮州商會會員每三個月會收到一份《香港潮州商會會訊》，封面題字出自潮州鄉賢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手筆，會訊印刷精美，內容不僅圖文並茂報道商會各位首長和會董、會員的活動，還有人物介紹、文章轉載等，我最喜歡的兩個欄目是「潮汕歷史文化」和「歷史回顧」，本期會訊最吸引的一篇叫做《香港潮州商會的成立》，香港潮州商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，明年就是一百周年啦！

我上網查一下，比較潮州商會與本港各大商會的資歷：

香港總商會，成立於一八六一年，是本港最老牌的商會

香港中華總商會，成立於一九〇〇年，在本港商界江湖地位舉足輕重

香港廠商會，成立於一九三四年

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，成立於一九五四年

香港工業總會，成立於一九六〇年

以上五大商會，只有總商會和中華總商會成立早於潮州商會。在在地域命名的商會中，歷史比潮州商會更悠久的，三年前慶祝成立一百周年的福建商會（前稱「旅港福建商會」）算一家。毫無疑問，潮州商會是香港最老牌的商會之一，德輔道西那座「潮州會館」大樓，看上去歷盡滄桑，推門而入，卻能感受到一份淡定和厚重。

這篇《香港潮州商會的成立》，配有一幀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潮州商會首屆會員大會的大合照，首任會長蔡杰士、副會長王少平、正副司庫李澄秋、鄭仲評，以及名譽會長陳殿臣、方養秋等人出席大會，最初商會名稱為「旅港潮州八邑商會」，八邑包括潮安、潮陽、揭陽、饒平、澄海、普寧、惠來、豐順八縣。我的家



▲潮州廣濟橋一景

資料圖片

鄉汕頭市，並未包括在內，後來另成立汕頭商會（一九四七年）。實際上汕頭人多來自潮州八邑，記得小時候我填寫籍貫是揭陽。五十年代之後，汕頭地區專員公署設在汕頭市，以上八邑同屬汕頭管轄，俗稱潮汕地區，故潮人又稱作潮汕人。據我所知，現任潮州商會副會長高佩璇女士就是汕頭人。

汕頭開埠僅一百六十年，與揭陽、潮州這些千年古鎮不能相比。根據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簽署的《天津條約》，一八六〇年汕頭設立「潮海關」，標誌着汕頭成為廣東省繼廣州之後第二個開放港口，一度名列全國港口吞吐量前茅。改革開放初期，汕頭成為全國四大經濟特區之一，與其歷史背景有很大關係。一九九一年汕頭地區一分为三，潮州和揭陽分別設立地級市，行政級別與汕頭齊齊，但潮汕三市依然是一家人——「膠己人」。過去十幾年每年春節過後，潮汕三市父母官都聯袂來港與鄉親舉辦春茗活動，大家講潮州話、飲功夫茶，倍感親切，可惜今年因肺炎疫情影响，春茗被迫停辦。

潮商百年，潮人來香港經商創業當然不止百年。力倡研究「潮州學」的饒宗頤教授指出：「潮人若干年來在海外拓殖的成果和豐厚的經濟高度發展的各種表現，在中國以外各個地區孕育出無數繁榮美景的奇葩，為中外經濟史寫下新頁」。特別是在東南

亞一帶，潮商的成就和影響力舉足輕重。香港也是潮人海外拓殖的重要地區，《香港潮州商會的成立》一文提及，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在石塘咀某酒家舉行商會成立典禮時，出席者多達五百多人，可見一百年前香港商界的潮人不少。一百年來，香港潮州商幫巨賈輩出如雲：華人首富李嘉誠、麗新集團林百欣、盤谷銀行陳有慶、創立鷹君羅鷹石、英皇的楊受成，還有昔年的廖寶珊家族、顏成坤家族等等，一個個創富智慧的傳奇故事，已成公認的潮商經典。我接觸過好幾任老會長陳偉南、莊學山、許學之、蔡衍濤、馬介璋、陳幼南、張成雄等，還有已逝唐學元會長，都是德高望重、愛國愛鄉的典範，不少傳媒同行提起這幾位叱咤商界的老前輩，對他們謙謙君子的風範印象深刻、深表敬重。

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。前些年潮州商會林宜亮會長、黃書銳副會長透露，商會百周年想搞系列活動，正在草擬方案，邀我提供意見。香港正面臨百年未有的危機，黑衣人暴力破壞的燃燒彈火光未熄，新冠肺炎疫潮又突然殺到，各行各業都遭受重創。我想，潮州商會如果能透過舉辦百年慶典活動，將一個世紀以來潮商潮人的樂觀堅毅、迎難而上、懂得感恩的精神傳遞給全社會，與全體潮商及七百萬港人一起共克時艱，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。